

艾米……著
Works of Amy

不懂说将来

下了

爱了，就不问将来，但我静待你归来。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不懂说将来

艾米
Works of Amy 著

下



致亲爱的读者

五年前，我为排遣最心爱的人海归之后的寂寞无奈，开始在网上连载我和他的故事，原本等着听大家嘲笑我写得太痴太傻的，想不到却吸引了你们这些知我、懂我、支持我的读者，一路跟来，结为知音。

因为有了你们的喜爱和盼望，我才会笔耕不辍，写完了我自己的故事，再写我的好友静秋等人的故事，最后发展到写素未谋面的网友的故事。只要是令我感动的故事，我都乐意写出来，因为我知道一定能感动你们。

五年来，我们一起为爱欢笑，为爱流泪，我们的生活因为爱的故事而充实，我们的世界因为爱的哲理而甜蜜。值此上网码字五开之际，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我做了这套精美的“艾米五年典藏”文集。在此，我衷心感谢他们，并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。

FROM 艾米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懂说将来. 下 / 艾米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354-5755-4

I. ①不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3335 号

选题策划: 姚常伟 马培培

特约监制: 刘 娟

责任编辑: 李 潇 李 艳

封面设计:  所以设计馆

插画设计: 张菀蕾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.5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30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// 001

第二章 // 056

第三章 // 119



第四章 // 162

第五章 // 221

第一章



那一夜，海伦可能只睡了几个小时，早上七点多钟就醒了，开始安排当天要做的事。第一件事当然是去买火车票，但她没有熟人在火车站工作，看来又只能去排队买坐票。她不想让咪咪也跟着去排队，想把咪咪放在于真那里。

她回国后一直东奔西跑，还没去看过于真，今天正好去一趟。问题是给于真和瑶瑶带的礼物还放在家里，她不知道是先跑回家拿了礼物再去于真那里，还是等到以后有机会了再去拿礼物。

她对回家有点犹豫，主要是怕李兵回来了。她不知道李兵会有什么反应，想干脆躲着他，等签到证了再去面对他，或者根本不去面对他，带着女儿溜之大吉。

过了一会，咪咪也醒了，还记得签证的事，问：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

候去北京呀？”

“我们要先买票才行，我现在带你去瑶瑶那里，你在那里跟她玩，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，好不好？”

咪咪听说是跟瑶瑶玩，马上就同意了。海伦有点吃醋地想，看来瑶瑶在咪咪心目中的地位跟我的不相上下了。不过她也很高兴，因为女儿有个好朋友，生活就会更精彩一些，毕竟妈妈不能代替一切。

她跟咪咪吃了一些昨天买的点心，算是早餐，看看八点多了，估计于真起床了，就给于真打了个电话。于真听说她要带咪咪来玩，很高兴，说这几天咪咪走了，瑶瑶简直是茶饭不思，人都憔悴了，也懒得跟别的小朋友玩，你快把咪咪带过来吧。

海伦马上带着女儿去了于真家，一进门，咪咪就迫不及待地跑去跟瑶瑶玩，海伦跟于真聊了一会，就告辞去买票。又是站得天昏地暗的，主要是有些人不老实站队，总想插队，搞得闹闹嚷嚷的。等她终于买到第二天的票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。

她坐出租车回到于真家楼下，一口气上了楼，敲了于真的门。于真一开门，看见是她，就很紧张地说：“李兵刚才来过了，叫你回家去，他还想把咪咪接走，刚好瑶瑶的爸爸带她们俩出去了，才没接成。”

海伦虽然心里很紧张，但还是强作镇定，安慰了于真几句，说：“我现在回家去看看。我把咪咪的护照放你这里，车票和办签证的东西也放你这里，还有些钱也放你这里，怕万一他把我困在家里，就请你帮我带咪咪去签证。”

于真担心地说：“有这么危险？那……你还不如不回去。”

“我不回去他又要来找你麻烦，我还是回去一下吧，我相信他不能把我怎么样。”海伦说罢，就借了于真的自行车，骑回家去。一年没骑自行车了，居然还会骑，只是于真的自行车有点高，骑着很费劲。她自己以前那辆女车，出国后就被李兵送给李虹了，她也没好意思去要回来。

到了家门前，她深呼吸了几次，才用钥匙开门。正在开，李兵已经从里面把门打开了，见她回来，似乎如释重负地说：“到处找你们，今天下午五点小沈请吃饭，生怕到时候你们还没回来。”

她一听，李兵似乎没有抓她回去以正族规的意思，反倒像是见了救星一样，她这才略微放了一点心，问：“你……今天回来的？”

“不今天回来，还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李兵埋怨道，“你们回Y市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说跑就跑了，不是我刚好在镇上买肉，听几个小孩子说起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，说不定要到派出所报案去了。”

她撒谎说：“本来是到镇上给那些小孩们买糖吃的，刚好看见一辆开往Y市的汽车，就一时心血来潮，跑上车去了。幸好昨天回来了，不然李虹今天早上去了广州，护照又拿不到了。”

“听李虹说了。不过她没去广州，把票卖了，回乡下接她儿子去了，她说你告诉她的，说涛涛在她公婆家遭罪。”

她不知道她多这句嘴会不会惹出麻烦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也是……一片好心。”

“不过你以后少惹这些是非，她跟她公婆之间本来就有矛盾。”李兵似乎对这事也没太多兴趣，转而问她，“你……什么时候带咪咪到北京去签证？”

她嗫嚅地说：“……想早点去，我已经买了明天晚上的票……”

“你自己去买的？那不是买的坐票？”李兵责怪道，“你怎么不等我去找熟人买呢？还可以买卧铺票。你这个人啊，在Y市搞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有用的朋友都没有交下，交的都是跟你一样的书呆子。”

她马上吹捧他一下：“我哪里能跟你比？你是走到哪里都朋友成堆的嘛，昨天去李虹家，那几个打麻将的都认识你，说你水平高超得很。”

李兵面有得色，自吹自擂一把：“那不是吹的，我的水平，打那几个人，真是绰绰有余。”他似乎想起什么：“哎，你给小沈他们带了礼物回来没有？别人请吃饭，总不能空手吧？我……是一分钱都没有的，这次……”

她立即说：“带了，带了。”于是两人把她带回来的礼物拿出来斟酌了一番，决定了送什么，然后李兵说：“现在还早，还可以睡一会。”说着就把海伦拉上床去，就地正法。

她觉得李兵这次异乎寻常地温柔，当然，李兵的温柔，也就是跟他

自己相比，速度上慢一点，完事之后，没有立即睡着而已。李兵说：“你们……等于是明天就走了？直接就从北京走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没给我买票吧？”

她有点尴尬，解释道：“你那次说你……不想再跑了，我就没买你的票。”

“你这一走，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。”李兵似乎有点伤感，“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了。这下遂了你的心了吧？你肯定早就在外面把人找好了……”

“瞎说……”

“我瞎说？我的老婆，我还不知道？紧俏得很，想要的人不知有多少。”

她无心扯这些闲篇，简单说：“这都是你在那里吹捧你老婆，我一个老女人了，倒贴钱都没有人要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去接咪咪吧。”

他抱着她不让她起床，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来了精神。她无可奈何，只好再让他折腾。这次大概是储备时间太短，李兵自己先软了下去，只好作罢。

但他还是不让她走，说：“慌什么？还早呢，说会话。”

这可能是结婚以来他第一次要求跟她说会话，以前他从来没有这个兴趣。她只好躺在那里，等他说话。他问：“如果咪咪这次没签到，你还去不去美国？”

她很生气，斥责说：“还没出发，就说这些破口话，就不能说几句吉利的？”

李兵争辩道：“你也太迷信了，我说几句破口话就能把你们说得签不到证？你怎么知道这次一定能签到？”

“这次是我带她签，签证官有什么理由不给她签？”

“噢，签证官看你长得漂亮是不是？”李兵气呼呼地说，“你带她签，我带她签，都是一样。只要你撞到那个韩国女人手里了，管你是谁，都签不到。我看她肯定是被她丈夫滋润好，所以心情不愉快，拿签证的人出气。”

她马上问：“韩国女人手里不好签？哪个人手里好签一些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签到过，我只知道哪个手里不好签。”

她在心里暗暗决定这次一定要避开韩国女人，她又试着起床到于真那里去，但李兵还是抓着她不让她起床，还是问那个问题：“如果咪咪签不到，你还回去不回去？”

她说：“当然回去，加拿大那边说不定已经快了。”

李兵关心地问：“加拿大那边有我的份吧？你也办了的吧？”

“早就告诉你是办的三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中途把我名字划掉了？”李兵很谦卑地说，“海伦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是博士，而我只是一个本科。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一直死心塌地爱你的，不管你在外面跟什么人胡来，我都不会放你走的。你可以给我戴绿帽子，但我不会同意离婚的。”

她想说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学历的问题，但她知道说了也没有用，她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于是敷衍道：“等咪咪签到了，过一段时间我给你办个表回来，你再去签，保证能签到。”

李兵终于又来了精神，拉着海伦又折腾了一回，才放她去接咪咪。

她把给于真和瑶瑶买的礼物带到于真家，把咪咪接了回来，母女俩打扮了一通，弄得漂漂亮亮的，李兵很得意地带她们俩去赴宴，他的那些朋友自然又是把李兵猛羡慕一通，使他未酒先醉。不用说，几个酒友很快就喧宾夺主，成了宴会的主角，把她这个被接风的人冷落在一边。几个家伙闹腾了一晚上，快十二点了，海伦才把李兵从桌子上拉下来，坐出租车回了家。

第二天，海伦把自己和咪咪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装在两个大箱子里，李兵把她们送上火车，娘俩就顺利地来到北京，住进了她事先就打电话订好的旅馆，比上次住的那个好多了，但价钱并不贵多少。

海伦到中信拿到了自己的签证，又弄好了咪咪签证的时间，两个人住在舒适的旅馆里，等着签证时刻的到来。

她几次想打电话给本尼，说她的签证拿到了，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。她决定等咪咪的签证一拿到，她就告诉他，她没签到证，所以回

不了美国了；然后她跟咪咪悄悄飞到美国，在他们的公寓拿了东西，就回B城。她会请于真以她的名义把他的钱寄还给他，就寄支票，看上去就像是她还在中国一样。

他没有她在中国的地址或电话，所以他不能跑到中国来找她，也无法给她打电话。也许他刚开始会有点难过，但慢慢地，他就会忘了她。她觉得这样做可以给他最小的伤害，因为他会想到不是她不爱他，不是她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实在是美国的签证官太可恶了。她有点抱歉把这事推到签证官身上，但她估计那些签证官一定挨了很多该挨不该挨的骂，多挨这一次大概也没什么区别。

有那么一刻，她有点自私地想，也许我可以带着女儿去见本尼，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是我的命根子，我不能跟她分离。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两个，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在一起生活；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女儿，那我马上就走。

但她想这也太自私太残酷了一点，逼着他在爱情和良心之间做出选择。他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他怎么好意思叫我跟我的女儿分开？他当然只能接受分手的事实，或者就勉强接受我的女儿。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我的女儿强加于他？他这么年轻，这么帅气，接受我，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，现在居然还要他连我的女儿也接受，真是太过分了，太亏待他了。

也许他本人没什么意见，但他还要在亲戚朋友中生活，他还要在社会上生活。除非他们三人永远躲在一边生活，那还有可能成为幸福的一家；但如果他还想跟他的家人或者朋友交往的话，那他就会永远处于压力之中，别人都要指指点点地议论他，说他傻，说他吃了亏。她想象他带着她们娘俩出去应酬的情景，真替他难堪。

而且像她这样给他两个选择，不是清楚地表明他在她生活中的位置不如她的女儿吗？为什么要那样去刺伤他呢？没签到证，是最好的理由，谁都不受伤害，最多是签证官挨顿骂而已。

她想好了，就给本尼打了个电话，结果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她以为打错了，马上挂掉重打，但仍然是那个女孩接的。她懵懵懂懂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个女孩用英语说，我听不懂你的话，请你讲英语。

她这才意识到那个女孩不是中国人。她用英语问，你是在这里……打工的吗？那女孩回答说她是这里接单的。她问，那个接单的男孩呢？那女孩说，他去机场接他的妻子去了。她脱口问，他去接妻子？从哪里来的？

那女孩说，好像是从纽约来的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往他们住的地方打电话吧，他们可能已经到家了。

她仓皇地挂了电话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本尼有妻子？他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？这不是在欺骗她吗？但她马上想到自己也是一直在欺骗他。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气力陪咪咪玩了，就对咪咪说：“妈妈头好疼，让妈妈睡一下，咪咪自己玩会好不好？”

咪咪很乖地自己玩去了，她在床上躺了一会，觉得左边的头疼得要命，她惊恐地想，是不是得了什么偏头疼？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仍然没有改善。她对自己说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，要生病也要等到咪咪签完证了再病。

咪咪见她好像很不舒服，跑过来抱着她，问她哪里不舒服。她怕吓着了孩子，勉强支撑着说：“妈妈没事，你去玩吧。”

但咪咪也没有心思玩了，她担心地想，咪咪太敏感了，什么都能觉察到。像这样敏感的孩子，该会多受多少苦啊！

她休息了一阵，忍不住又去给本尼打电话，这次是打到他的公寓。接电话的仍然是个女声，仍然说的是很流利的英语，但显然不是刚才那个女孩。

她用英语问，你……刚从纽约来的？

那边说，是的。

她支吾着问，你……丈夫在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话？

那边回答说，我丈夫在洗澡，你要不要我带个口信？



海伦听说本尼在洗澡，马上联想到他是刚做完了那事在洗澡，或者是洗了澡好做那事，反正就是跟那事相关的。她又尴尬又难受，慌忙回答说，不用带口信了，我……以后再打吧。

她挂了电话，觉得心口好痛，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就是一个问题：他怎么会有妻子？他怎么会有妻子？

虽然她这两个电话都没有直接提到本尼的名字，但因为店里其他几个人都不会接单，所以说到“接单的男孩”，那就只能是本尼。她想那个在店里接单的女孩一定是个美国女孩，专门雇来接单的。她走之前他们就在说要找个兼职接单的，还在餐馆的玻璃门上贴了个招聘，估计这个女孩就是这样找来的。

她茫然地坐了一会，觉得自己已经被从餐馆和本尼的世界里清除掉了。餐馆找了个接单的女孩，就不需要她了；本尼的妻子来了，也不需要她了。她好像一下从被需要的顶峰掉到一个不被需要的深谷里去了，餐馆和本尼还在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，而她已经成了一个完全多余的人。

她难过了一阵，想起她自己刚才也已经决定要离开他了，那他有没有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应该说他有妻子是件好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不会为她的离开而难受了，她也不会因为不得不离开他而内疚了。

当然，从理智上是应该这样想的，她也想得通，但从感情上来说，她仍然觉得非常难受。她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，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“我爱你”，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。一个人怎么可以一方面有妻子，一方面又对另一个女人说那些话呢？她感到一种被欺骗的痛苦，她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：她这一生唯一认为值得爱的人，竟是一个骗子。

当然她马上就想到自己不是做着同样的事吗？一方面有丈夫，另一方面又对他说着“我想你”之类的话。但是她觉得她的情况跟他的情况是不

同的呀，她是真心爱他的，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无法摆脱的麻烦罢了，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丈夫产生过她对他产生的那种感情。

但她怎么能说本尼就不是跟她一样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呢？也许他也像她一样，心里是真的喜欢她的，是因为什么难言之隐才跟那个女的保持着夫妻关系的呢？她觉得那个女的好像是美国人，因为英语说得很地道，还不光是地道，连音色音质好像都跟中国人不一样，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。

本尼的婚姻是不是也像老板跟那个福建老婆一样，只是假结婚？比如本尼为了美国公民身份，才跟那个女的结婚的。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“关起门来作揖——自己恭喜自己”，纯属自欺欺人。本尼有绿卡，如果他想要加入公民，他只要参加个考试就行了，而考试对他来说，不是小菜一碟吗？

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自欺欺人地想，也许本尼因为什么原因，把绿卡身份弄丢了，于是只好找个公民结婚，帮自己把身份重新弄回来。

老板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吗？本来拿了绿卡，但因为跑回中国会情人，结果把绿卡弄丢了，是老板的妈妈后来又把他父亲办出来的；还有老板的弟弟，因为要被遣送回中国了，就到处找他那个可能存在的孩子，因为找到了就可以不被遣返。如果本尼也曾面临被遣返的危险，那他就有可能为了不被遣返而找个美国老婆。

想到这种可能，她的心里又好过了一点，她想他可能根本不喜欢那个美国女人，只不过为了某种原因才跟她结婚。那样一来，事情好像更容易了，因为她跟他在婚史方面就是平等的了，他们可以把事情谈开来，等双方都把各自的“麻烦”解除之后再作打算。当然她仍然比他大十岁，但在他有妻子这个麻烦面前，大十岁就显得是个小问题了。

但她想到他这似乎不像假结婚，至少跟老板的假结婚不一样。老板并没把他的福建老婆接到这里来，两个人就是在中国的一个旅馆里“打过几仗”，等到两人一起照了相，老板就回到美国来了，然后就为他的福建老婆办那种公民未婚妻探亲签证，听说那种最好办了，结了婚反而没有未婚妻好办，但是如果办来后在一定的时间里没有结婚，未婚妻就会失去

身份。

老板的福建老婆一来美国，他们就登记结婚了，但没举行婚礼，因为福建人把婚礼看得比登记还重要。据说按照福建老婆家乡的风俗，她跟老板的婚姻不算什么，只有她跟什么人举行了婚礼才算是真正的婚姻，就像以前那种明媒正娶一样。

老板跟他的福建老婆在美国从来都没有同居过，因为包包盯得紧，也因为福建老婆是“飞机场”，老板没什么“性趣”，肯定不会为了一个“飞机场”得罪包包。福建老婆一度想把这桩假结婚弄成真的，但老板不肯，所以福建老婆后来找了个一同打工的福建人举行了婚礼。

但本尼却把他妻子接到这里来了，而且一来就忙着云雨，这哪像是假结婚？比真的还真！她想到本尼见了老婆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就觉得心痛。她想到他的美国老婆在床上的千娇百媚，就感到又嫉妒又自卑。这个美国老婆，不知道技术有多高超？还不把本尼迷得神魂颠倒的？以后生的孩子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明明是一件她应该为之欣喜、为之如释重负的事，她却感到非常难过，比她自己决定离开他时难过了。她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，因为知道那里有一颗很大的虚荣心，可以忍受自己主动离开他，却无法忍受他主动离开自己。

难道两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？都是两个人不在一起，但想到是她离开他的，她心里就好受一些，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高尚，另一方面也觉得没丢面子；如果是他离开她的，那就不同了，自我牺牲的高尚感就没有了，还要加上被欺骗被抛弃的屈辱。

她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是一个虚荣的人，如果李兵要离开她，她肯定不会在乎，既不在乎是他先离开她的，也不在乎从此以后生活中就没有这个人了。即便是结婚前，她对李兵也是这种感觉。李兵来了，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；李兵走了，她也不觉得有什么难过的。

那时候，她以为这就是爱情，是真实生活中的爱情。那种死去活来，疯疯癫癫的爱情，是言情书中才有的；而因爱生怕，因爱生嫉，因爱生根，都是不正确的爱情，正确的爱情应该使人高尚，使人无私，使人

勇敢。

她曾经听一个女友讲，说她在男朋友抛弃她之后，花了几年的时间，一边在背后搞垮她前男朋友的每一桩事情，一边在他面前表现她无怨无悔的爱情，最后她的前男友回到她的身边，而她在当着很多人的面向她求婚的时候，拒绝了他。虽然那个女友也一直没有结婚，但那个女友觉得自己很成功，因为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。

那时候海伦觉得自己绝对不会为谁离开谁、谁抛弃谁操心。既然爱情都不存在了，是谁先说分手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先说也好，他先说也好，反正他是不爱你了。

但她那个女友说了：是谁先提的分手，那是非常不同的。是你提的分手，你就是胜利者，你的心上就没有一个伤痕，你的自尊就没有被伤害，你就可以毫无负担地走进另一场爱情；但如果是他抛弃了你，你就没了面子，你的心里就只有仇恨，你这一生就只想复仇，你就没有心思享受另一场爱情了。

她生怕自己也变成一个因爱生恨的人，就马上交代自己：他有一个美国妻子，是他的幸福，那说明他不是什么逃犯，也说明他以后的前途很光明，她就不用替他操心了。

当然他在有妻子的同时又对她有过那些示爱的言行，她应该相信他是有他的原因的，肯定不会是恶毒或卑鄙的原因。

也许是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，在性问题上比较开放，像老板一样，在爱着包包的同时也能跟福建老婆上床；也许是因为他见她孤独无助，想从感情上生活上帮她一把；也许是他对人比较好，而她误会了他。总而言之，绝对不会是什么不好的原因。

她竭力振作自己，陪咪咪玩，想忘掉这件事；但她一边看着女儿，一边想到从今以后就只能跟女儿相依为命了，心里又很失落。

她很阿Q地安慰自己说，祸兮福所倚，爱情失意，签证得意，既然在签证前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，那咪咪的签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。

签证的那天，海伦排在一个男签证官窗前的队伍里。她虽然很紧张，但手里捏着自己已经签好的证，觉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希望签到。站在

她附近的人一听说她是从美国回来的，返签已经签到了，现在是来给女儿签的，都羡慕地看着她，说像她这样的，肯定没有问题。

她看到那么多人焦急地在那里排队，一个个担心签不到，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幸福，想起上次签证时的感觉，也是像这些人一样，签之前焦虑不安，签到后欣喜若狂。她在美国待了这一年的，好像已经忘记上次签证时的那种感受了，时不时地，就对自己在美国的处境发点牢骚。现在回来一趟，再度品尝签证时的那种焦急，又感到自己能签到证，真是身在福中了。看来以后每年都应该回来一趟，品尝一下签证的艰难，复习一下签证大厅里每个人的焦虑表情，可能就会为自己能到美国读书感到无比欣慰了。

签证官跟她的面谈很简单，几乎没问多少问题，就结束了。当那个签证官把护照、材料和一张印着字的纸一股脑儿还给她的时候，她以为签到了，站在旁边看了好一阵，才觉得不对，因为她记得自己那次签到时，没拿回自己的护照，而且要到另一个窗口去交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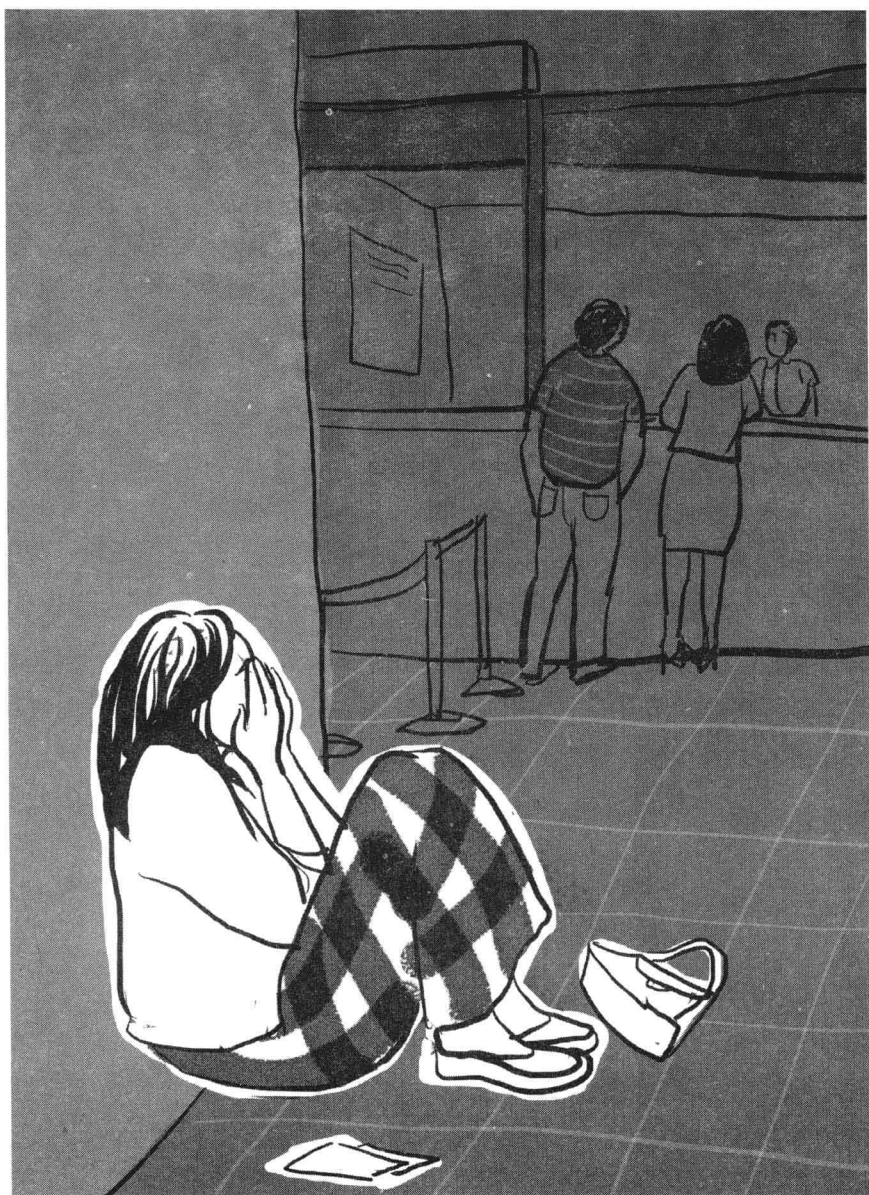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心一阵乱跳，跳得生疼，她捂住胸口，勉强把那张纸上的字看完了，才知道咪咪被拒签了。她的泪大滴大滴地流下来，她顺着墙滑到地上，一屁股坐在那里，捂住嘴痛哭起来。

几个人围过来看她手中的那张纸，有一个人很老练地说：“移民倾向，那你没希望了。”

她挤到刚才拒签她的那个窗口，指着纸上打勾的那一条，大声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她只是一个孩子。”

签证官大概见她哭得可怜，没有立即叫人把她赶开，而是解释说：对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是先假定他有移民倾向，如果他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我们的这一假定，我们会给他签，否则我们就认为他有移民倾向。你没有提供你们在中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证据，所以我们不能给你签。

她还想问：“难道我丈夫不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吗？”但已经有两个值勤的工作人员来拉她了。她看咪咪正紧贴着她，惊慌地看着那两个工作人员，她怕拉扯起来吓着女儿，也知道问也没用了，只好抱起女儿，茫然地走出了签证大厅。



咪咪被拒签了。她的泪大滴大滴地流下来，她顺着墙滑到地上，一屁股坐在那里，捂住嘴痛哭起来。